

# 红军 李丰明

◎八宝

炉霍县，有国道317线从东南至西北贯通全境，这里历来都是去藏抵青之要衢和茶马古道之重镇。在革命历史上，炉霍同时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老根据地，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抵达炉霍，在此驻扎休整半年多时间，并建立了县、乡博巴政府，留下了丰厚的红色历史足迹。



在炉霍县宜木乡的虾拉沱村有一位特别的老人，他是一名老红军，在与时间的拉锯战中，他成为了整个甘孜州唯一健在的红军。而这位年逾九旬的老翁，在虾拉沱过着平淡普通的生活，如若不经介绍，人们很容易就会忽略在他身上所经历过的那段峥嵘岁月。老人名叫李丰明，是一名定居甘孜的客家人，在定居甘孜之前，他经历了一次伟大的征途。

1923年，李丰明出生在四川苍溪县一个以船运为生的家庭。在他10岁那年，驻守阆中的国民党军队为封锁红军，强行征用嘉陵江沿岸的所有船只，失去营生的李丰明家也因此被迫流落到了阆中。1935年3月，红军渡过嘉陵江，击败国民党守军，攻占了阆中城。为了革命，也为了更好的生活，他们一家便随即加入了红军第四方面军，彼时李丰明年仅13岁哥哥李丰君15岁。

1935到1936年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经甘孜州。一、二、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们，冲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堵截，克服高原上空气稀薄、粮食奇缺等困难，爬雪山、过草地、穿林海，跨越全州15个县的山山水水，留下了英雄们的足迹。红军所到之处，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宣传北上抗日主张，在甘孜、炉霍、道孚、丹巴和泸定、康定等县帮助各族劳动人民建立博巴政府、格勒得沙政府、苏维埃政府和农民协会。红军飞夺泸定桥和二、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的地址，如今已经成为各族劳动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课堂。红军给各族人民带来了希望和力量，各族人民尽力支援红军，为红军筹集粮食和柴草，为红军充当向导和翻译。作为红军长征的参与者，这些历史情节在李丰明的记忆里仍旧日久弥新。

在加入长征队伍开始的时候，李丰明父亲便申请加入了红军成立的船工会，遇水搭桥，造船摆渡，李丰明和父亲一起帮忙负责造船转运渡河的红军。而长征途中充满了艰辛，在刚进草地时，年纪尚小的李丰明在父

亲的怀中度过了寒冷的一夜。次日天蒙蒙亮，他看见很多随行人倒在了泥潭之中，水面上只剩下一些他们戴过的斗笠，这一幕幕景象给李丰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气温骤降的冬天，草地上又起了霜，光脚踩在上面咔嚓作响，像针扎一样的疼痛难忍。

一路上，李丰明一家人跟随红军队伍翻山越岭，突破反动派的层层围追堵截，从嘉陵江到茂州，到芦花、黑水、大金、小金、丹巴、道孚，最终到达了炉霍。但由于李丰明父亲在茂州时脚部负伤，母亲也在过草地时得了冷骨疝（一种因长期受寒落下的疾病），他们再也无法继续随队伍北上。为了照顾生病的父母，无奈之下，炉霍便成为了李丰明长征的最后一站，而部队只得将这一家四口和另外20多名伤员、病号留在了炉霍。分别时，队伍给李丰明一家留下了一头犏牛和一匹马。

后来，哥哥李丰君放马时被当地的恶徒所抢，加之他们所寄宿的家庭发生变故，唯一的牛也被抵押充了房租。没有了这些生活的来源，一家人被迫开始了流落生涯，不得不靠乞讨为生。期间，有一个藏族老阿妈见李丰明可怜，给了他一双旧靴子，那双靴子他穿了两年多的时间，一直穿到鞋底掉落。

入乡随俗，为了全家人的生活，李丰明说着一口流利的藏语，渐渐融入了当地的生活，成年之后的他与当地一名美丽的藏族姑娘结了婚，生活也开始有了起色。新中国成立后，李丰明的生活苦尽甘来，1959年炉霍县老街与虾拉沱同时成立全县的第一批高级合作社时，李丰明一家成为了虾拉沱入社的第一批社员。

现如今，李丰明在虾拉沱已经生活了80多年，他的女儿已年近花甲，三个外孙也早早成家立业，有了各自的儿女，而他一直受大家的爱与敬重。时代的记忆伴随了他的一生，如今虽然年事已高，但李丰明仍然思维清晰、口齿灵活，年轻的往事铭记于心，他的红军记忆，也在虾拉沱被一遍又一遍讲述着。

## 梁茹记忆

# 布鲁曼的甘甜

◎周晓宏

一种酒因为纯酿而甘醇，一种友谊也因为久远而纯真，在瞻堆，在梁茹，在新龙，这二者都可兼得。

因为英雄贡布朗杰而得名，布鲁曼青稞酒的醇烈是人尽皆知的，因为英雄布鲁曼而得名，英雄布鲁曼的传说家喻户晓。从沙堆的农村到友谊牧场，几乎每一村每一寨每一户都能说着英雄布鲁曼的故事唱着布鲁曼青稞酒沉醉到天明，剽悍的梁茹娃总会热情地酿上一坛青稞酒等待远方的客人。于是无论是大雪纷飞的寒冬，还是鲜花烂漫的夏季，青稞酒的醇香都会在飘荡在村头牧场。

每每落日余晖浸染了山头的翠绿，我们便温上一壶老酒，一壶酥油熬制的青稞美酒，把落寞和欢欣统统都放进岁月陈酿的青涩里，而后沉寂在村落的清幽中，超然物外，徜徉于人生的山水之外，释然于物我两忘、坦然淡薄、安逸怡然，这样的时刻只有心与心的窃窃私语，只有自言自语的呢喃。留一隅恬静给自己，回望岁月尽头，滚滚的雅砻江也说不完英雄布鲁曼在烈火中的永生，回望历史深处，乐安乡的山山水水书不完英雄冲破桎梏，为民请命的壮举，回望长长来路，梁茹大地生生不息的英雄史诗就是红发辫上飘荡的歌呵！

英雄和美酒永远是最好的结合，而在新龙，英雄布鲁曼和美酒布鲁曼却是对英雄的故土最好的诠释。布鲁曼的战马还嘶鸣在千年万年的风尘，今天的梁茹儿女已经在豪放的新龙锅中把布鲁曼青稞酒的甘甜写成诗。

也许，只有在这样温暖的场景才能感受背井离乡之外的温馨。也许，这就是漂泊之外追寻的家的味道。也许这就是心灵的港湾停泊那远行的倦怠吧，总之，布鲁曼的甘甜不止是一杯美酒带来的愉悦，那是心底最柔柔的眷恋，也是岁月深处最纯美的怡然自得呵。

如那首歌一样，当青稞酒在心里歌唱的时候，世界就在手上，朋友间的情谊就在手上，英雄贡布朗杰的气概就在手上。一个英雄的地方塑造了多少英雄的传说，也造就了多少英雄情酒疆场，这就是瞻堆这个人才辈出的

地方，一个让人无限向往的地方。一杯香醇的美酒，品的是朋友间纯真的友谊，秉烛夜谈的村落，朋友勉励前行的路话语似乎还在耳畔萦绕，一路走来，那些绵绵细语却是风雨路上的动力，抿一口十足的烈酒，一碗盖过天下，气吞半个宇宙。就这样在朋友的关爱中，我们完全可以一手执酒，一手横剑，冷对残阳，笑着世间无常，走向更遥远的未来。

多少年了，离开新龙已经几十个年头了，可是年少遗落的眷恋依然在新龙的山水间游荡，那踏雪无痕的心境又何不与那位斗酒千杯恣意欢愉，与尔同消万古仇的太白豪饮之时的心境相通呢，又何尝不与驰骋疆场的布鲁曼的英雄落寞一样呢。同样情满于山，同样意溢于水，一杯烈酒下肚，朋友情谊记心头，万般皆空，唯我独尊，悠然于世，戏谑浮名。人生苦短，好也罢，坏也罢，在新龙就完全放飞心灵吧，找寻布鲁曼遗落的缺憾，在朋友情谊的集散地找寻那份真挚的情谊吧！

夜阑人静，放一叶轻舟，漂泊在心里，载走几多愁。温一壶酒，解一愁，沉醉在天尽头。这就是仗剑走天涯煮酒伴孤旅，一生的英雄孤独在心头。我只有在世界的一隅，倾诉着自己的私语，万籁俱寂的夜，那飘荡的酒香，沁入那久违的往事，点点滴滴，如被记忆串起的玛瑙，一粒一粒都是精灵，点缀晚霞中落日余晖下的斜影，每一滴就是一段往昔，每一滴就是一段情缘。逝岁易写，情怀难书，不惑之年，感慨颇多，当春秋倒置，人事相倾，如白纸的生命被涂抹进各种历程，是素描还是简笔画，只有自己知道。当日月更迭，光阴变换，站在风起的窗前，看岁月将往昔摧残，看夜色将喧嚣遮掩，是昨天的回忆还是今日的伤感，只有自己明白。端起酒杯，思三千故事若迷烟。也说生命苦短，缘分有限，往昔，一些熟悉的、陌生的、真挚的以及青涩的话语，如今也都变成了或浓或淡抑或轻浅或深刻的叹息……

最美的年华在最美时节描绘了最美的丹青，感慨之余，珍爱今天的美好吧，时流不驻，年轮相形，不曾想，竟过去了那般久……

## 小说连载 荒凉 越走越荒凉

◎嘎子

### 越走越荒凉

我说：“有这么厉害呀？”  
他一脸的沧桑，冷哼了一声，说：“上个月进去的新兵，在新都桥兵站时还快乐得蹦蹦跳跳，可第二天便倒了一大片，浑身瘫软没力气，有的还吸着大大的氧气袋。”我又伸伸舌头，说：“天呀，有这么厉害！”

我深吸一口气，冰凉的空气吸入胸腔，清爽死了。我没有任何高山反应，我真想蹦出去捏几个雪团。

车一拐，便下山了。路很坏，车是跳着舞往前冲，人浑身的骨头随着车的零件一起抖动。我的脑袋又嗡嗡地响起来了。老人在给我讲话，讲高原的事，我一句也听不清，昏沉沉地靠着椅背，直到进了康定城。

下了车，我便感受到了高原的冷，剔骨刺肉、凝血为冰的冷。风太大了，卷着黄沙漫天飞舞，张张嘴，牙齿缝隙里都塞满了沙粒。康定是一座生在情歌中的城市，会说话的人都会唱那首情歌：跑马溜溜的山哟，一朵溜溜的云哟……那时，街道两旁是一溜的木板房，在顺着风倾斜。几乎家家门前都堆着柴草和两轮架子车。街面刚铺了柏油，太阳一晒，便发出难闻的恶臭。康定的太阳很亮，强烈得像碰撞的电光，可射在身上却感觉不出热气，凉乎乎的，只一会儿裸露的手腕便烤出了一团团白皮屑。

站在康定狭窄的街上，我差点惊呼起来，我终于看见了地地道道的藏族人，穿皮袍的、穿呢绒袍的、穿长裙的，露出强壮油亮手膀的，挂着红红绿绿珠串的，披散头发的，用五色丝线扎着辫子的……男人威风如古代勇士，女人美丽如画上的仙女。我想，我就要同他们一起生活了，我也会穿着皮袍，挂着腰刀，威风凛凛地骑在膘壮的马上。

到甘孜县城的车一星期才一班，算算时间，我还得等几天。可去甘孜的车票要二十多元，花了它父亲给我的钱就没剩下多少了。我想等等看，能不能搭上不花钱的便车。

我在街上东游西逛，想找一家简易的旅馆。这么冷的天，我不敢睡车站。在街上，我感觉到有人在背后跟着我。我走他走，我停他停。我想遇上了歹人，便从兜里掏出了水果刀，捏在手中壮胆。

我猛回头，那人也惊得站立不动。他瘦削的脸朝向我，很不自然地笑笑，手放在腰带上像在掏摸什么东西。我拿起水果刀，故意在脸上刮刮，在耳朵上晃晃。他张大了嘴，一耸肩躲进了人群。我哼了一声，捏着刀拐进了附近的一家小旅馆。

店老板是个围着五色条块花呢裙的藏族老阿婆，头发花白，却用五彩丝线挽成辫子围在头顶。阿婆很和善，提着钥匙给我引路，听说我是去甘孜县插队的，便喷着舌头说：“那么远的地方，你爸爸妈妈会让你去？”我说：“是我爸爸给我报的名。”她说：“那地方海拔比这里高，出气都困难，又吃不上白米饭，你能习惯得了？”

我只有笑笑。  
她给我开了一间屋子，说这里也住着个去甘孜插队的知青，我俩可以作伴。

我放下行李，洗漱完毕，刚想出门找点东西填肚子，那另一个知青便出现在门前。我望着他，惊得差点吼出了声。

“是你？”  
“是你！”  
那家伙正是在街上尾随着我，让我疑为歹徒的那个人。

“你是甘孜的知青？”我问。  
“你也去甘孜插队？”他说。

他进屋，仰着头一副很高傲的样子，坐在床铺边，哗啦一声从床下拖出一个包。他从包里掏出一把藏刀，银鞘的雕着很精美的花纹。他抽出锋利的刀，扔到桌上。我知道他是在报复我刚才向他比刀示威。

我说：“刚才你跟踪我，真把我吓坏了。”  
他笑了一下，说：“一人出远门，是得小心一点。”他告诉我，他是去年到甘孜插队的，已快一年了。他的家就在离康定城十多里地的毛纺厂，他的父亲母亲都是纺织工人。

他听说我在等着买去甘孜的车票时，便笑得在床铺上翻滚，坐起来还笑得直喘气。他说：“你以为你是去工作挣钱吧。这里的知青谁买票坐车？真是傻透了。”  
我说：“不买票，谁让你坐车？”他说：“你就别操这个心了，跟着我走就是了。”他又问我：“带没带烟？”我从包里掏出那包父亲硬塞给我的飞马烟，扔给他，说：“你全拿去，我不抽烟。”他拿起烟盒，嗅了嗅，哈口气说：“你真够朋友。”

第二天，他和我背着行李来到城外等车。我们背靠一座土山的脚底，山很高，仰起头便觉山顶伸进云缝中去了。他说这山叫跑马山。他见我还没反映，又说：“跑马山你没听说过吗？你不会唱那支歌？”他哼了起来：  
跑马溜溜的山上，  
一朵溜溜的云哟……  
他唱得一点不好，嗓子像被撕破了的胶球，每唱一句就不停地漏气。他也恼恨自己唱得不好，便停住不唱，说：“你听过这首歌吗？”我说：“听我妈妈唱过。”他很骄傲地说：“这就是跑马山，我们康定的山。”

(未完待续)

扫一扫  
更精彩



康巴传媒



甘孜发布